

佚名著

狄青全传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

知识出版社

3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狄青全传

佚名著

· 3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五十七回

庞国丈图谋托驿丞 平西王起解游龙驿

诗曰：

英雄灾晦未能除，故教奸佞屡相欺。

报应待时终有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话说包龙图奉了狄太后命，把平西王定了一个徒罪，天子又差他押解。是日退朝回归府中，委了一个解官，备了一角文书，吩咐解官：“倘狄千岁未起程，不可催速于他。”押解官诺诺连声而退。

一口难说两话。先说庞洪朝罢回归，独坐内堂，只是烦闷沉沉，说道：“好好一个机会，好好的一个计策，眼看得狄青即分为两段，岂知焦廷贵这死遭瘟疫天杀的，到南清宫通了消息，至此又惹这婆婆出头，弄回狄青不做刀头之鬼，反把老夫骂得羞惭，难以见人。又可笑圣上真没主张，假旗欺君，倒不追究，只把那顶撞圣上之律，问了一个徒罪。今日又是一段好机会化为乌有。如今我若罢了，犹恐他日后还来寻我报仇的。且西辽差官天天等候，催速老夫除这小畜生，辽王送来财物，老夫已经收下，这几桩宝贝，我也爱得甚紧，若是交还了他，岂不可惜！况且些须小事，老夫办理不来，岂不被这辽官暗中取笑么？罢了，待我细细思量一个好计谋，必要除了这狗头，方才罢

却心烦的。想来这秃狼牙在于我府中，一日两天还好，倘若收留长久，外人知觉，事就不美了。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此时一心筹算，左思右想，计算不来，只得沉沉纳闷，思量一会，忽想起一事在心，说道：“忘记了，那游龙驿驿丞官，乃是老夫的家人，因他屡日办事能干，无有差错，故我把他提拔起来了，做了这个驿丞官。屈指光阴，已有六载，不免今日修书一纸，差人拿去，说要把狄青摆布身亡了，然后打算升他个七品官员，也是妙算。”

此时庞洪想出这条计策，心中放下愁怀，即转入书房，对秃娘牙说：“秃将军，老夫昨天奏明万岁，调旗复验，要把狄青首斩，谁料狄青咬定旗是真的，圣上疑信不定，发交三法司勘问，老夫也在三法司边知会了，要他审实是假旗，正了欺君之罪，包得取他首级了，只是有屈将军多住几天的。”此时秃狼牙听了，只得安心等候。次日国丈又差家人打听狄青到了驿中否，然后再把书信投递。

却说狄王爷一连等候三天，不见解官到来，在着王府等得不耐烦了，只得差人前往催促。这解官想来，只有发配人延迟不愿往，如今狄千岁倒来催促起程，实是忠臣，可敬可敬！即时拿了文书，来到狄王府叩见狄千岁。

此日，狄爷戴了小帽，穿上青衣，便唤解官：“将本藩上了刑具。”解官说：“千岁爷，这是小官不敢的。”狄爷说：“这是王法如此，非干你事。”解官说：“这也实是小官不敢的。”狄爷道：“本藩已说个不来罪你，快些上了刑具罢！”解官只得说道：“如此小官告罪了。”叩过千岁，把刑具上了。狄爷进内，别了母亲，老太君一见，伤心不止，说：“儿啊，你好好一家王子，乐处安居。如今弄得如此光景，皆因庞贼父女相通，害得我今母子分

离，好不凄惨也。”狄爷叫声：“母亲，休要伤心，孩儿今日亏得姑娘救了性命，如今到游龙驿，只得百里之遥，比在朝一样的，母亲若虑无侍养，前时圣旨到单单国接娶公主，目下该应到了，便有媳妇陪伴了。”

再三劝解母亲之际，忽有几位将军进入中堂，说要同千岁前往。狄青说：“你们不必前去。”岂知这些众弟兄义重情深，必要同去，死也死在一堆，亡也亡在一处。平西王听了含笑说：“你们要做官的人，食了朝廷奉禄，要与王家办事，不能同本藩同去。”众位将军说：“千岁，我们吃什么朝廷奉禄？自今之后我等官也不做了，跟随千岁的好。”狄爷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众兄弟，若丢本藩不开，常来常去，何等不美？你们若必要同去，待我一剑自刎便了。”太君又叫：“列位将军，你们不必执一己之见，我儿说话却也不差的。你们如听了他说，或来或去，时时通个消息与老身也好。”

四位英雄只得无奈何，骂声：“庞贼，把你碎尸万段，难消我恨！”当时狄爷别过母亲，转身出来，张忠说：“我等必要送千岁的。”焦廷贵道：“如若不许我们送千岁，休得想去。”你一言我一语。狄爷笑道：“本藩有什么好处，倒要你们这般好处，却也难得。”吩咐解官：“就走罢。”解官说：“请千岁乘轿。”狄爷说：“我有王法在身，如何坐起轿来？”解官说：“千岁必要坐轿的。”狄爷一想，平日间没有刑具，看着撒开大步走路好不爽快。如今上了刑具，行走艰辛不便，坐轿而去便了。此时这乘轿，并不是随常用的布帋小轿，乃是一品坐的逍遥八抬金银大轿。狄爷说：“此轿太好，用不着的。”解官说：“千岁再要好的也有，如要常轿没有了，请千岁上轿吧。”狄爷明知多有常用的轿，只因解官畏惧着本藩，故来好好地奉承，连忙上轿坐了。

太君倚在府门首，心中凄惨。府门外多少官员来相送平西王，此时狄爷一概辞谢，各各回衙。西城厢内外百姓人等，门首多是香烟渺渺的相送。狄爷暗暗想来称奇：“自己没有什么好处，因何百姓这等敬重于本藩？却也难得众百姓如此。”众位英雄也觉好笑，从来没有见个徒犯比着起任官也依稀的。此时太君又放心不下，打发八个家人跟随去。又衣箱四个，发扛夫挑了同行。

解官手下四名来到驿中，天色将晚，驿门要闭。解官一见，说：“驿子不要闭门，有包大人文书在此，快些去投送你老爷。”此时驿子即忙进内，说：“启上老爷，今有包大人文书一角，请老爷观看。”驿丞说：“包大人因何文书至此？”连忙接上，拆开看罢，吓得忙忙立起身来，说：“驿子啊，快把我的冠带来。”驿子说：“老爷如此慌忙，取冠带要做何用？”驿丞说：“有个大势位徒犯来了。”驿子忙问：“老爷，是什么大势位徒犯？”驿丞说：“南清宫太后娘娘的侄儿，当今万岁表戚，五虎平西的头目，有功于社稷，王亲大人目下职授于平西王狄千岁也。如今犯罪问徒三年，发到这里来的，快些取冠带来，待本官出去迎接。”驿子听罢，说：“不好了！”吓得大惊，浑身发抖，冷汗淋漓，说：“老爷啊，这个官不要做了，快些走罢。”王驿丞喝声：“胡说！快些取冠带来！”驿子连忙取至衣冠，驿丞即忙更换。也是心头畏怯，出至驿厅外，一见狄千岁，连忙下跪说：“小官游龙驿驿丞王正，迎接千岁爷。”一连叩头。狄爷说：“驿丞你且起来，本官是你管下，何必如此？”王驿丞说：“小官不敢的，请千岁爷下轿。”此时，狄爷出轿，王驿丞双手相扶，一众英雄随后也到了。

只见驿中颓烂不堪。王驿丞请千岁进了驿中，坐了，又重

新叩过头。焦廷贵说道：“你这个官，想是磕头虫变出来的，只管磕头也是无用的。我焦爷不要你叩头，只要你把千岁服侍得周到，千岁要吃蚊子肝，你就进蚊子肝，只要顺，不要逆，千岁见你奉养他殷勤，心中爽快，你就有好处了。”狄爷听了，便喊声：“焦廷贵，你这蠢才，全没有一点规矩。”焦廷贵不敢再说。

狄千岁又吩咐王正立起来，说声：“王驿丞，本藩有王法在身，自今之后，你且不要拘礼了。”王驿丞应诺起来。有张忠在旁，说声：“王驿丞，狄千岁乃是玉叶金枝贵体，偶然犯了些小国律，圣上暂且问一个徒罪之名，虽说三年，不过一年半载，就要恩赦还朝，切不可慢待千岁才好。”此时王驿丞诺诺应声，不知后事如何。正是：

英雄此日拘囚禁，国贼如今又计谋。

第五十八回

到驿所平西王遵旨 嘱王正庞国丈催书

诗曰：

国贼生成妒嫉心，多端百计谋图深。

催书暗嘱游龙驿，欲害英雄命丧阴。

当下王驿丞诺诺连声，说道：“是！是！小官焉敢慢待千岁，自然要好生看待的，将军爷不必介怀。”众将军又说：“驿丞，一切供奉需要小心，晨昏进馈，必要丰隆酒饭。非但我们弟兄安心，就是太后娘娘也见你情分，你要高升大官，有何难处！管教你一年半载就高升了！”王驿丞只是应诺，此时驿子又送香茗来，与千岁并各位将军用过。焦廷贵说：“王驿丞，你今日就差了，千岁爷是早用了饭，一程就到来，肚中已饥了。我们众位老爷腹中也饥饿得紧了，你因何不去备办夜膳来吃？还在这里呆着什么！”驿丞说声：“将军爷，小官已经着人备办去了。”焦廷贵说：“如此才是。”

狄爷把头一摇，说道：“他是个穷官，有啥大财帛，何必要他来破费？你们休得多言，趁早回去罢，免得太君在府中又是悬念不安。回去须要紧记，守着法规，倘若你们弟兄丢本藩不下，朔望之期，每到一回，日常间休要多来往，省得旁人疑议。”众英雄说：“千岁之言有理，我等依命回去便了。”狄爷又嘱咐

众弟兄回去叫马夫好生喂养现月龙驹。众将说：“千岁不用多嘱了。”此时狄爷又将太君打发八个来服伺他的人，狄爷只收下四个衣箱，八个家人仍旧打发他回府。驿丞又备回一角文书，交解官上复包爷，又备了提笼火把与众将回去不表。

狄爷原乃宽大之人，体谅这驿官穷淡的，是夜即发出白银几两，待明日以作供饷。那驿丞假说：“千岁爷，这三饷供奉，自然是小官供承的。”狄爷说：“驿丞，你这里所在有何资产？哪里供给得本藩的？”驿丞说：“如此仰感千岁爷洪恩体惜。”此时王正接了银子，以待明日备办珍馐。是夜所办之酒筵，乃王驿丞的。只因他一闻狄爷到驿，早已差驿子去备办了一桌上上席筵，此时送到摆开，排列丰隆，多是海味珍馐贵品，此乃王家常所用之肴，所以狄爷不甚觉着。此时王正请狄爷上位，亲自下来酌酒，满斟一盅，狄爷微笑说：“驿丞，你是管下本藩的，你如此恭敬，实乃不应该的。”王正说：“千岁啊，哪里说来，只是小官恭敬不周，地屋污秽，有慢屈留，千岁爷万勿怪责就是了。”狄爷含笑说：“驿丞，你言重了。”

此时欢然吃酒，若狄爷起辞之时，自要上了刑具，如今到了驿中，自然要去了刑具。此时酒膳用完，王正又吩咐驿了，端正床铺灯烛，预备各用物件，须当取齐，驿子领命去了。进房间端正床铺，把千岁爷铺陈打开，非锦即缎，毡褥张开，多是簇新鲜明，光华闪目。驿子想道：“若然千岁日后去了，我求千岁爷赏赐这铺陈与我，不知他允不允？”时敲二鼓，狄爷沐浴过，驿丞持着灯烛，请千岁归房安睡。狄爷进了房，略觉安然，只是一心怀念着母亲，已是无言，不多烦表。

且说天明，王驿丞伺候千岁起来，梳洗已毕，请问过安，献奉茗茶。狄爷又问驿丞：“你管下共有多少的徒犯？”王正说：

“千岁啊，小官名下共有一十六名。”狄爷说：“你且唤齐他们过来。”驿丞应诺，转出偏厢，吩咐众徒犯道：“这位狄千岁爷乃玉叶金枝贵人，平西的大功臣，今来唤你们，必有些好意，去叩见他，须要远些走开。”众犯应允，随驿丞进内，远远叩头。千岁狄爷看见众人多是衣衫褴褛，犹如乞丐一般。狄爷说：“驿丞，他们可有夫头否？”只见旁边一人闪出说：“千岁，小人就是夫头。”狄爷说：“你是夫头，所以又觉光彩些。”李巧说：“千岁爷，小人也是一般困苦的。”狄爷说：“本藩赏银子五两，待你等做件衣服。”即往衣箱内取出银子，一十六个囚徒各领了，众犯人喜欢无底，叩谢千岁而去。前日狄太后命狄爷到驿中该用银一千或八百，须向库内取用，岂知狄爷仍旧自拿银子来驿中用的。如今赏赐众人，也是自己金帛。

按下狄爷在着驿中慢表。却说庞洪命着家人打听狄爷已到驿中，急忙修书一封，着家人庞福，吩咐他到游龙驿，悄悄交与驿官王正。等待他看过要将原书带回，切不可与别人知道。庞福领命，一程直至驿中，将书悄悄交了驿丞。王正当时拆开书看明，顿觉呆了，暗想：“太师爷因何这等狠心，来书说要将千岁害了，这还了得！我又没有摆布推害他，不肯为好，叫我如何打算？”只好说与来人道：“你回去上复太师爷，说王正知道了，但要从缓而行，性急不来的。”庞福说：“此事总要老爷快些为的。”驿丞说：“这也自然。”庞福即时带了原书回去了。

此时王驿丞心中烦闷，想来：“事在两难，平西王乃将中魁首，平日与我无仇无怨，岂可害他性命？若是太师之命，又难以违背；如我不害他性命，我却不肯升这七品之官，亦不想靠庞家势力。罢了，只日日延迟，听凭他催促罢了。”如此，已延迟了半月有余，国丈一连催了几封书，王正回说只在几天之内了。

庞洪又被秃狼牙催逼不过，只得用半假半真的话回他，说前三日三法司审问，因有包文正在旁督审，所以审不得私歪，把他问了一个徒罪，已经发配了。秃狼牙说：“那徒罪不能够死的。”国丈呵呵大笑道：“要他死有何难！我已把书送到驿官，让他三日断送了狄青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可是真么？”国丈说：“老夫与他仇同切齿，巴不得他即日身亡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如此，再候几天罢。”国丈此两日又是两封书。王正回言总说不是来朝就是两日将他断送，庞福只得回复太师。

他想这辽官等不耐烦了，倘他发恼起来，说不打算害这狄青，要讨还几桩物件如何是好？罢了，不如哄骗他回邦去了再作道理。转入内假意笑道：“秃将军，好了，狄青已死。”秃狼牙说：“太师，果真死了么？如何死的？”国丈说：“不瞒将军，他问罪到游龙驿，这驿官是老夫的家人，是将他用药毒死的，但是这件机密事，将军切不可在外边揭露。”这秃狼牙原是个直心人，听了大喜，即要打点回邦。庞国丈犹恐外人知道，便说：“将军，你那日来的，恐被人看见，今幸无人知觉。如今回去，须要晚去的才好。”秃狼牙依允。是日至晚膳用过，即时辞太师。庞洪说：“老夫不回书了，烦你回去代为拜谢狼主罢。”秃狼牙说：“老太师休得套谈①，小官在此多多叨扰了。”说完带了两名辽卒，出了相府。国丈送出府门，一拱作别，出了王城而去。不表。

再说国丈，此时略略安心，说道：“这秃狼牙虽然去了，但狄青未死，我也不安。可恨王正这狗头，老夫几次催他，他连次哄我。罢了，如今再修书一封，发狠嘱一番，要他早早下手罢。”即修书一封，唤庞福送至驿中。此时王驿丞看过说道：“你且回复太师说，准准两天，定然下手，决不再误的。”庞福听罢去了。王驿丞十分愁闷，想来：“此事如何处置才好。太师啊，我想狄

千岁乃是大宋擎天栋柱，上虎五人他为首重，平西偌大功劳，与你有甚么冤？生成一片狠毒之心，必要害他性命，送书连连催逼我，一月到来，已有书一十三封，今日还来一封，大发怒于我，倘我再延迟，连我性命也难保了。罢了，我也顾不得主翁之情了，不惧他势位凶狠，若要我王正害此英雄，断断难依你了。况且我没家属累身，不若将此事说知千岁，然后挂官远遁，没其行迹罢了。”此时王驿丞定了主意，说与狄爷得知，不知挂官遁走如何。正是：

恶毒终为恶毒计，善人必有善人心。

注 释

①套谈：客套话。

第五十九回

存厚道驿丞告害 点门徒王禅赐丹

诗曰：

王正为人厚道全，不从主命害忠贤。

一言直告奸臣计，忠心英雄白屈冤。

话说王驿丞见庞太师一月余间有书一十三封，要害平西王性命。此时驿丞立定主意，不肯陷害狄青，自愿挂官遁迹。等候至红日归西，排开酒宴，狄爷坐下，把金壶满满斟上几盅。狄爷抬头一看王驿丞，但见他：

愁眉不展为何事，神色沉吟却有因。

狄爷看罢说声：“驿丞官，本藩看你满面愁容，是何缘故？”驿丞说：“小官有些心事。”狄爷说：“有何心事？”王正说道：“身家性命不保，所以心烦不悦。”狄爷说：“有甚心事，说与本藩知道。”此时王正回复，便轻轻叫声：“千岁，小官原是庞府家人，因干事无差，太师爷把我提拔起来，故做了这驿丞。自从千岁爷到此之后，庞太师一连有十三封书信，要小官把千岁爷性命害了。只因我受过太师一点之恩，又难以推却，只得将实言告明。”狄爷说：“就把本藩摆布了罢，这有何不可？”

王正说：“千岁，你何出此言？你乃当朝铁石擎天柱，大宋驾前紫金标，建立多少汗马功劳？保护大宋江山鼎力之人，小

官焉敢做此无法之行！如若我依了太师之命，要陷害千岁，小官也不来实告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如今你意见若何？”王正说：“太师今日来书一封，内说倘小官仍不下手害千岁，连着小官也要收拾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如今他十三封书何在？”王正说道：“千岁，十三封书多是他来人带回的，并无一字存留。”狄爷冷笑道：“庞洪，想你几番害我，屡屡不成功，因何息不得此心，必要算计于我？可惜原书不存一纸，何作为凭！”驿丞说：“千岁，太师是个有主意的人，焉肯把书留在此处？小官当时见了一书延挨一次。如今延挨不得了。所以小官告明此事。来日挂官逃走便了。”

狄爷听罢，摇头说：“驿丞，你休得心烦。本藩思量一个妙计安稳你做官，何须逃走？”王正说：“千岁，只怕这件事没有思算得来。”狄爷说：“若打算不来，本藩纵死何辞？”驿丞说：“千岁，你断然死不得的，若干岁有甚差迟，如同大宋砍断擎天栋柱，而且小官性命难保，妙计不过小官挂冠逃走的。”狄爷道：“王正你休要逃走了。庞洪原要算计本藩的，你且放心，往来日要打算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。我命无妨，你安稳做官才是。”王正无奈应诺。

此时狄爷无心吃酒，略用了几杯，即唤收拾去。说声：“驿丞，你且去安睡罢。”王正领命去了，只有狄爷归房独坐，闷对银灯，说：“庞洪啊，我到底与你有何冤仇，你苦苦必要生心图害于我，不畏上天，而且欺瞒君上，串同女儿，惑迷圣上，倚着内助势力，作恶过多，罪盈满贯，终然有日报应。但想庞洪要害我，若有来书为凭，方能把他摆布，如今就无凭证，说之无益。我若不死，他就要算计王正了，如何打算才好？”思想到烦闷不堪处，即抽身转出房外，只见庭前月色如银，天河云净无烟，少

停孤雁高飞，鸣声哀切。狄爷对此凄凉之景，触感愁怀，不胜悲烦。叹声：“庞洪，你今日害得我既不见君面，又不见母面，孤伶独处，还不知母亲悬望于我如何苦切。”恨想一番，虎目中不觉落下英雄之泪一行。

已是更敲三鼓，忽见天边五彩祥云缭绕，见远远云端落下一位仙翁，呼唤：“贤徒，缘何在此伤怀？”狄爷一见：“原来师父到来，弟子拜见。”即请师父庭前坐下。王禅老祖开言说：“贤徒，前时为师差你到汴京助宋平西，做保国之臣，今日你被拘留此地，又见你怨气冲天，至此为师特来点你。”狄爷说：“师父啊，一言难尽。自别师尊以后，到京就与国家出力，志在朝廷立功劳。岂知出仕未久，却被庞洪三番五次图害于我。上年取得珍珠旗回国，圣上收入国库已久，直至今年已有一载，圣上忽然陈说是假旗。此时弟子忍耐不住，触撞朝廷，押出西郊斩首，幸得姑娘救了，方免过刀之苦，今日问罪流徙此地。岂知庞洪又不容弟子，月余之间连次十三封书付托驿丞，要害弟子性命，幸得王驿丞存心仁厚，将此事说知。弟子正在进退两难，我若不死，庞洪焉得能饶王正？所以弟子在此月下思量，犹疑不决。未知怎样处决这奸臣才好。”

老祖听了，微笑说：“徒弟，你不必过虑为烦，那庞洪父女气数未尽，哪里处决得他？你今且听我言，权为隐避。少不得西辽又复动干戈，此时仍要你督兵取得真旗回国。奏凯班师以后，天下平宁，庞洪父女权势已尽，贤徒自此福祿叨天了。”狄爷说：“师父，那旗还有真的么？”老祖说：“为何没有的？”狄爷说：“真旗弟子未见过，未知怎生分别的，师父可知道否？”老祖说：“为师说与你知罢，可谨谨记着。”就将真旗的式样一一说明。狄爷谨记在心，且到日后平西试验真旗。此是后话。

此时老祖取出灵丹两颗，说声：“贤徒，如今与你丹丸两颗，收藏身边。”狄爷说：“丹丸后来如何用的？”老祖说：“依计而行，你且权为隐避，只宜四虎将与你母知道，切勿多泄一人。倘日后更有灾难，为师再与你解救。”狄爷诺诺连声，深深拜谢师父指示之恩，就把灵丹收藏怀中。王禅老祖说：“贤徒，为师去也。”即驾上云端，狄爷跪在尘埃中，翘首殷勤相送。祥云馥郁，仙师去了。

狄爷起来，想一回说道：“却也好笑，本藩正在愁烦之间，忽然师父到来，说明真旗之妙处，又命我诈死埋葬，避奸权隐，且依计而行便了。”不觉满怀愁闷，顷刻已消了。又听得更敲四鼓，即回转房中，坐下想来：“庞洪父女屈害忠良，本藩只道他报应在即了。岂知正在盛时之际，动他不得，只犹恐他害尽忠良，如若得志，江山诚恐不安宁了。且罢，忧也忧不来的，成事不能强为，不必恨这奸臣了，且待后来报应他。”此时和衣睡了。

至天明起来，洗过脸毕，即装成大病模样，有驿丞早早恭见请安。狄爷说：“王正，本藩今日身上有些欠安。”驿丞说：“千岁有何不安？”狄爷说：“昨三更时分，朦胧睡去，只见西辽国内七八员阵亡番将前来与本藩讨命，此梦想来不祥之兆了。如今不能久居人世的，今朝觉得身体不宁，心乱头晕，眼花神闷，且差人本藩府中，报知母亲、众将罢。”王正说：“千岁啊，梦寐之事，何足为真？谅必千岁冒了些小风寒小恙的。”狄爷说：“非也。”驿丞说：“莫不是为着庞洪动了气恼么？”狄爷摇手说：“不在于此，实是辽将讨命的。我若一死，正中庞洪之计，又脱了你的干连，倒也好的。快快差人到我府中，不可迟延。”驿丞应诺，即时差了驿子，前往狄府去了。

狄爷依着尊师之命，暗把验丹一粒吞咽肚中，在床狂叫之声不绝。王驿丞只道狄爷真病，立刻往请医生到来，将脉一诊，说：“看过多少难奇病症，今不识此症，但脉气已尽，只忧难过三天。”王正一想，太师要害千岁，正在无计安排，岂知他病起来，送医生去了不表。

再说驿子奉命奔到狄王府报信，虽名称百里，实得九十里路途。这驿子早晨上马加鞭，将近黄昏时候进了王城。不认得哪处是狄王府中，动问旁人，乃得指点明白。便到王府门首，忙下马，尚是气喘吁吁。看见王府威模，当中几位管门官坐看，又不敢上前，正在门首探头探脑。管门喝道：“你何人？”驿子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小的是游龙驿子，只因千岁爷有病，着小的前来报知。”正是：

不是奸臣施毒计，如何小将死埋名。